

翠袖乾坤

查小欣

親子真人秀《爸爸去哪兒》大受歡迎，口碑、收視、廣告均高收，再接再厲，第二季已登場，關注度有升無跌，正計劃開拍電影版，進一步消費節目效應。

《爸爸去哪兒》的革命性效應

星爸要做的，是給孩子輔導，讓他們明白這只是一場遊戲，就如去遊樂場，玩過摩天輪、騎木馬、過山車後，就回家繼續努力學業，如流連遊樂場會荒廢學業，很難到遊樂場以外的地方去闖了。

「爸爸去哪兒」最大威力是令藝人父母改變「不讓孩子曝光」的觀念，從前藝人父母都強調為孩子着想，嚴密保護孩子樣貌見報，不想孩子覺得自己與別的小孩不一樣，不要他們出鋒頭，要他們在正常環境下長大，可是《爸爸去哪兒》令五對爸爸孩子檔人氣冲天，父憑子貴，子女憑父貴，成為星二代，藝人榮升星爸，出貴有憑，吸金力強。

結·分

和朋友聊天，他分享當日與太太的結婚經過：男人因事業一直不順利而感覺自卑，終決定與女友分手，但也因這次的分開，令兩人明白根本不能失去對方，最後終憑這股「反作用力」，兩人鼓起勇氣，走上一同生活的婚姻之路，今年剛好是兩人幸福婚姻的十周年！

又有另一位朋友分享，她與男友同居十多年，卻始終不敢與對方結婚，原因是她聽過太多因籌劃婚禮而導致分開的故事，所以寧可珍惜一直擁有的風平浪靜，不想主動因結婚而節外生枝。天命個人對戀人結婚與否，並沒有強烈的取向，反正認為現在時代不同，結不結婚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還是兩人生活愉快，各自接受目前的感情狀況就好。不過，若從八字算命的角度出發，結婚之年確是容易分開之年，因為所謂的八字桃花年，主的其實是感情狀況易生變化之年，所以對單身者來說，絕對是好消息，因它代表感情生活容易有進展，但對已有穩定伴侶的朋友來說，這則是容易令感情生活有變成無，甚至再變回有之年，尤其是桃花年兼「犯太歲」之年，這種情況更特別容易發生，因為「犯太歲」也有著主變化的力量。

所以，這也解釋了，為何結婚之年，反而容易令一些情侶感情破裂？又解釋了，為何又有不少情人會在感情出現危機之時，反而成就了結婚的契機。當然還有第三及第四種的情況，就是在桃花年中快樂樂地結婚的幸福伴侶，以及在桃花年中分手的失意之人，也由這四種的基本變化，編織成男女不同的人生故事。至於如何知道自己的姻緣之路到底是屬於以上的哪一種情況，則要視乎閣下的「夫妻宮」是屬「喜神」還是「忌神」，有否出現刑沖，以及對象八字結構等等多種的情況而定，難以在短促的文章中作出解釋。不過，我始終相信心念這種不容忽視的力量：相信自己會幸福的人，一定比總認為自己不幸者，更有機會得到幸福！

濠江文化之星的隕落

與沈為聖沈儒雅、沈太轉贈沈為鏗先生(沈為聖先生弟弟)的大著《談文說古文集》，是一本深入淺出的文字學知識書，閱後大有裨益。

掀開這本書的扉頁，才知道書名題款及序言分別出自「兩李」的手筆——李鵬翥先生及李成俊先生，都是筆者的師長輩朋友。以年紀為序，李成俊是大李，相反地李鵬翥是小李。由此勾引起對「兩李」的緬懷。記得，李鵬翥逝世的噩耗，是在行旅中驚悉的，聞訊之下，心裡兀自感戚然。去年十一月杪，「第四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研討會」在濠江舉行閉幕式期間，曾與他在街頭上匆匆相遇，與他一道還有作家湯梅笑。當時仍見他精神頗健旺，詎料旋不久便陰陽分隔，不禁令人唏噓不已！

與澳門兩李認識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當時筆者是一介小記者。時值香港兩個新派武俠小說大家梁羽生與金庸，在港澳兩地掀起一股武俠風。那一年濠江恰巧有一場女子武術擂台，我被派往濠江採訪。我們一眾香港記者抵達濠江後，好客熱情的兩李作為東道主，例行給我們接風洗塵，我們也是由此而結識的。後來我偶爾去濠江鏡湖醫院檢查身體，也一併認識了院長饒不厚先生(《澳門日報》社長陸波兄的岳父)，此後加上後輩的閩南老鄉、書法家梁老榮披雲先生，因緣際會，經常有機會往來相聚。

琴台聚

彥火

此後我進入香港三聯書店，上司蕭滋先生及上司藍真先生，也是兩李的好友，這樣彼此之間走動更勤。兩李都是謙和、學問知識廣博的宅心仁厚的長者，手度翩翩，謙和兼風趣，言談之間，掌故、逸事、趣聞俯拾即是，每次敘晤，煮酒論英雄，談笑風生，如沐春風。值得一提的是李鵬翥專著《澳門古今》(由李成俊作序)，最先是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其中的編務、書信來往，都是由筆者跟進的，因了這本書，使我對澳門從理論(文字)到實踐(實地遊)都有全面的認識。

因為兩李的關係，我除了因公赴濠江，也常帶家眷到澳門訪友遊玩。每次與兩李通電話，他們便欣然接待。偶爾有作家經香港想過澳門玩，我只要一個電話通知兩李一聲，他們從來沒有托手(拒絕)。

首爾足跡

在會議上，香港作家發言，結語時有感而發說：「一個沒文學，沒文化的城市是貧血的」，獲得出席者一致認同的如雷掌聲。

首談到首爾，人人稱頌美麗的城市，開會時間都在會議室內，外邊風景竟迷人到什麼程度都不知曉。終於有一小段時間溜出去喝咖啡，在開會地點首爾孔子學院附近，細絲小雨裡步行於高低起伏的山坡路，覺得經濟後來才起飛的漢江之南，以江南舞蹈聞名全球的地區確實很漂亮。在前邊帶路的韓國教授說，這是首爾富人區。走在富豪走的路上，有時候人在高處，有時候行過坡底，中央大街和轉角小巷兩旁，都是咖啡廳，烤肉店，人參雞湯餐廳，酒吧，還有西餐廳。不可能一家一家進去觀賞，單看外形就極具誘惑，裝飾佈置都不叫奢華，多有簡約之風，極為崇尚細節的營造。

文化之秀雅，多在細節裡。幾乎每家餐飲店，牆上貼有留言字條，開始不以為意，逐漸發現，這是首爾的一個文化現象。許多文具店或便利店，韓國便利店不是國際通行的7-11，而是GS25，皆售賣留言貼紙，不一樣的款式，各種顏色，質料不一，大小不同，相同的一點是，獨特的個性化設計和可愛簡單的插畫，皆引人入勝，看著就生出欲罷不能的擁有慾望，很想購買，可買了也捨不得用。韓國人習慣以貼紙對話吧，首爾人多，但沒有什麼聲音，沉默寡言的城市裡，有許多中文字。出了捷運，還在地下，跟著前頭的人們疾步走，突然遇見「不老門」，年齡都不小的作家們興致勃勃，即刻停下，每一個人都在「不老門」前留影，帶著不許自己繼續再老下去的憧憬。不是幻想，幻想是可能發生的事，憧憬卻是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

依依不捨離開「不老門」，才注意到走道邊一張接一張，貼着昌德宮，韓國故宮博物館的照片，照片有皇宮的外觀和宮內的收藏品。從這兒走出地鐵就是昌德宮。韓國老師說。爬梯階時有人氣喘吁吁，帶團的韓國金教授轉頭過來告訴我們，現在正是首爾最美麗的季节。說完到了地鐵出口，一抬頭，便明白金教授說話並無誇張。當然我們都見過銀杏樹，記得那年秋天在北京，曾為街道邊胡同裡的銀杏樹驚艷，行在樹下仰望，靠在樹幹拍照，為的是把金色的銀杏樹帶回家，不停在樹下走來走去，破了平時走路的紀錄，好幾個小時都不捨得回酒店休息。就是它們，把整個北京染得金澄澄的一片亮麗。沒想到首爾的秋天下午，陽光下的昌德宮，也灑滿一片黃金光影，之中雜着紅彤彤的楓葉，叫人拚命按手機拍照，加拿大的陳，看着與高采烈的女作家，輕描淡寫地說，加拿大秋天，紅楓銀杏，比這裡美得多。驚艷的瑰麗對他竟稀鬆平常。可是，當兩個穿着韓國服飾的年輕女子經過水上樓閣慶會樓的燦爛奪目園林，白色上衣配着桃紅和粉紅帶白圍花裙子，清脆的笑聲在婀娜多姿的步履裡飄過來，聽不懂韓國語言，風景卻因女子的秀美風采而增添璀璨。

造型各異的松樹是昌德宮的另一道風景。夕陽的斜光照射下來，黃昏昏冷的空氣中，彎曲糾纏姿態崎嶇的松樹幹是燃燒的火紅之色，快到後門時，廣播報告說昌德宮上開館，請遊客離開。猶豫的步伐踟躕不前，工作人員過來催促，千姿百態的松樹尚未照好，惟有收藏在心裡帶着走了。過了街道對面，再回頭，迎秋門揭紅色的城門正徐徐關閉。今天客串導遊的兩個年輕女生Q

和YJ，領着我們再往地鐵走。到站出地鐵，一行人跟隨美少女背後，地鐵道兩面牆貼滿中國水墨畫，題材以中國人喜歡的梅蘭菊竹荷花松樹為主，書法有中國和韓國兩種文字，看得懂的中韓對聯「蓮出綠波君子德，蘭生幽谷王者香」「祥雲繞屋福露滴，瑞氣滿堂慶花開」等等，書畫水平比較一般，應該也不是正式書畫展，作品沒好好裱背和裝框，更大可能是正在學習的學生聯展。出地鐵站還不到六點，天色逐漸暗淡，不曉得我們已經來到首爾著名的文化街仁寺洞，卻一眼就愛上這充滿藝術氣息的地方。各種原創藝術看似毫無計劃，隨便擺設街頭，一片片木材搭起來的花箱子，上面是青翠綠葉，下邊橫插着鮮艷小黃菊，在寒風裡笑意盎然，箱子旁邊以鮮艷彩色描繪各種可愛的卡通角色。再往前走，突然遇見一韓國古裝人物佇於街頭，白色長袍黑色鞋子，頭戴斗笠，身上掛着一灰一白兩個布包，腰間懸把寶劍，這都不稀奇，怪異的是身材，一人竟有兩人高，走過的人都得仰望這位木無表情的高人。

兩邊店舖以藝術為主，創意產品和畫廊最多，路中間懸一桃紅色布條橫跨左右，中韓兩種文字間雜，中文大字為「古美術饗宴」，其他小字皆為陌生韓文。道邊以石白為花盆，栽的是水植物。不論到哪儿，一個地方，只要有水，即時生出靈秀氣韻。牆上大片白色的布，畫着不同造型的風箏，跟着燈光和晚風在輕輕飄蕩。迎面而來的P教授先道歉今天事忙無法跟隨觀光，寒暄兩句帶我們轉進一小巷子，如果你之前未曾見過全是餐廳的胡同，這裡就是了。餐廳名字有「土地」，「三花頌」，「螺祖」都好聽，只有「歸天」叫我驚訝，「這餐廳真的叫歸天嗎？韓國人知道歸天的意思嗎？」韓國老師說韓文寫的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歸天是一個很好的地方。真有意思。小小的火花像巷子邊幽微的小燈，在我心裡某個幽暗的地方，一閃一閃地一點一點亮起來。我沒有再追問。



首爾著名的文化街仁寺洞。網上圖片

百家廊

采拉

生活語絲

吳康民

培僑中學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八〇年，在新界上水設立上水分校，全盛時共有三處校舍。當年新界北區並未城市化，中學學位緊張，學童就學每要跋涉前往他區。有鑑於此，我們決定「上山下鄉」，到偏遠的上水地區設立分校。同時由跑馬地的中學總部派遣教職員，先往該區，然後在上水擔任教職員的，達一百二十多人。

最近，上水校友在粉嶺一酒家舉行一次校友和老師的大聚餐，來者差不多有四百人，不少還是從外地趕來，參加這個盛會。酒樓的經理是上水的校友，司儀是一位駕輕就熟的校友區議員，攝影的是在英國專門學過照相技術的校友，他們都是專家。其表現與任何大型活動的主持者相比，毫不遜色，可見上水校友人才濟濟。

十分感動 五分唏噓

我當時擔任學校校長，也不時前往上水分校，與師生們「同食同宿同家訪」。那時，年富力壯，才四十出頭，因而跑遍北區，從沙頭角、鹿頸、古洞、粉嶺，連同一大片邊界禁區。探訪家長，了解鄉情。那時還持有三個月的「禁區紙」，所以可出入自如。

許多校友十分熱情，紛紛前來與我合照。他們知道我起立坐下都吃力，便沒有要求我站起來與他們合照，而是就站在我的座位旁擁擁擁合影，令人又十分感動。一輩子從事教育，這就是一個明顯的報答。校友們的熱情，畢生難忘！

隨想

興國

十多年前的吧，內人剛從美國來到香港，一個人到旺角女人街，那裡雖然很擠很吵，但她卻覺得很有趣。逛累了，便走進一家茶餐廳去喝杯咖啡，還沒有喝兩口，對面座位忽然來了一個男子走了下來，她立即問對方為什麼坐在她對面。

路地觀察

湯禎兆

上上幼稚園後，長子多了感冒，但不太嚴重，有時咳，有時流鼻水，通常給小柴胡粉就好了，但近來晚上咳多了，影響睡眠，我們便不得不帶他去中醫。

吃得好辛苦

這是文化差異，她不了解香港的茶餐廳地方細小，都習慣了搭枱合坐。如今雖然知道這是香港特有的文化，但她還是不能接受搭枱，她認為飲食，應該擁有私人的空間，就算再小也應該和親朋好友坐到一起。所以，就算餐廳滿座，她寧願等候。但有一天，我們一家三口輪候到有空位了，侍應領我們的一家前桌竟然是一張大桌，要搭枱，她就拂袖而去了。

中醫冤枉路

因為先前的藥經驗猶有餘悸，我們便決定試一試居所附近的藥粉派醫師，回家用上黑豆藥和紅糖，混糝藥粉給他喝。下場竟然是愈咳愈咳，起初我們以為是排毒，讓他咳出來，但慢慢聽到越咳越深。本來他只會咳嗽，聽得肺部深處咳出胸腔發出：吃藥後，變了從肺部深處咳出來。我們便深知不妙了，立刻帶他去我們信賴的中醫。他一把脈便問我們給他吃了什麼。脈象不是新症來的，我們支支吾吾地說出了之前吃了一些中藥。他說開錯藥了，把咳嗽壓了下去，感冒因在臟腑。本來吃三劑便好的感冒，現在要用七劑藥，真是冤來！

香港寸金寸土，餐廳不得不在有限空間裡營業，客滿是常有的事。不過，有一回我一家三口去吃韓國燒烤，那張桌子已經很小，中間還放了個燒烤爐子，剩下的地方，擺了三杯茶水之後，還要擺放韓式小菜，那韓式小菜還得有一兩盤是上下疊放，然後燒烤的材料來了，怎麼辦？趕快用手拿著，快速放到烤爐裡，然後趕快就吃，因為下面還有未上的材料。吃得夠辛苦了，但看看外面等候的人龍，還有不少人要進來辛苦地吃呢！這就是香港一般的食肆的營生方式，店面小，租金貴，不得不讓食客辛苦地吃。有時還會遇到四個互不認識的陌生人合坐在，張兩兩面對面的長桌卡座上，那樣吃才真的叫辛苦。在香港，除非到比較貴的酒樓去，不然，吃得少能叫享受，只是吃一個食慾的滿足已經飽肚而已。因為食客辛苦，開餐廳的何嘗不辛苦？因為辛苦一整天，賺個丁點利潤，說不定還不夠付店租。所以，不辛苦的，只有坐享其成的業主。